



應繩錄選序

蓋聞扁鵲之治病也遊諸侯眎國人所貴尙而更術
治之故其道易行而所施者博余見邇日選家熹撰
錄試牘至二三集弗厭儻亦眎學者貴尙攸屬而志
存乎博濟歟然吾以爲著文難司衡文尤難屈宋騷
詞不沿三百而太史公亦欲成一家之言蘇明允論
孟韓歐陽皆斷然自爲一家蓋必如是然後足以有
立也嗚呼難矣若衡文者方圓奇正雜然交投高而
爲山平而爲川大而爲河海小而爲澗沚明而如旦

奧而如夜密而如簣疎而如林華如衣裳藻火素如清廟茅屋常如粟米蔬果布帛異如黃金珠玉珊瑚玳瑁之珍丹翠羽毛之觀水犀香象牙角之用三代秦漢以來圖書法物之玩武庫之藏牛蛇神鬼之形癯若仙靜若禪充其容若文動而毅若武澁若吃順并拔無有漏吾網者焉然後內不愧于心外不忤于人吁何其難哉大抵著文者欲自成一家之言而衡文者務周知百家之言故其難較甚然則今日選家

雖以秦越人之心爲心吾恐藥籠參苓不告匱者少也乙亥歙汪思白先生命次子誠就學于予丁丑先生受簡命視學福建初試一二府誠錄生童前列文寄予予心奇之厥後所寄益多奇賞彌激今春于歲試選拔已刻外又得科試文四百篇旣卒業并所已刻者拔其尤通得二百餘首詳加評論私置家塾課予長孫誠聞而索觀焉堅請梓行予不能止也嗟乎八閩號東南材藪予侍將樂廖夫子粗知其槩而竊惟年來試牘無奇藝足觀及先生至則魁偉俊傑

不恒有之材角出麻列耆英髻秀竝受殊遇試卷一
布赫然驚人而其間類多孤寒幽陋之士家乏一簞
腹充萬卷屢試屢跌自分此生終已困鹽車之輓及
經拂拭至于捧卷狂拜伏地悲哀哽咽不能吐一語
官吏覩之蔑弗泣下如是者不絕此足見先生知言
之至感人之深非公而不明明而有漏者所可望也
原刻名曰應繩先生豈以一家繩百家哉言成一家
斯應繩矣是懸百家之繩以繩之也義甚善予不欲
易焉嗟乎是選篇帙無多衆美畢具良藥利病或庶

幾焉如遂取吉水李夫子彙征錄暨顏學使浙江試
牘合爲一書得文五六百篇付諸剞劂列諸通邑大
都亦可云試牘之大觀而予亦得自附于秦越人之
用心矣

田心笑

潘亦何云篇獻之大購而予亦自困于秦越人之
齟合爲一書掛文正六百篇甘肅情風既前最邑大
幾無收發取吉水李夫子彙五雜學取與而正篇

丁丑小題選序

余向有甲戌小題選斤斤繩尺惟貽誤初學是懼及
丁丑讀名稿十數家又抄本相投甚衆盡讀之因復
撰次小題選如甲戌之數出入祇慎猶前志也蓋敝
邑有壺工焉環山而居陶土注茗利其直以養也吳
越間尙之廢銀錫弗用號曰荆谿壺然其直不齊一
器有售錢千百者焉最下者僅二三問之曰是其方
圓同巧拙異耳有父千百而子二三者余謂曰而弗
愛子乎胡弗以而之巧傳而之子壺工仰天太息曰

巧可傳乎藉令余強聒以巧將并方圓失之是且不
能日得二三而饑寒填溝壑矣何愛之爲余喟然太
息以去因思孟子之論匠也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
人巧壺工非嘗讀孟子者亦其理合耳然則是編之
文雖匠巧萬端而余心獨斤斤繩尺無敢貽誤初學
其亦弗忘壺工教也夫

擬周孝侯廟碑記

太史公有言曰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又曰人固有
一死死或重于泰山誠哉是言也周侯子隱以忤權
貴死齊萬年之難孤軍陷堅血戰報國子隱得死所
矣卒以此焜耀史策綿亘廟祀彼三日不汗所得孰
多而世徒稱其斬蛟射虎此一力士任耳不有捐軀
縻頂之大節亦與草木同腐何言人傑哉方侯之戰
六陌也提卒五千殺賊過當後援不至左右勸之退
侯毅然曰是吾仗節致命之秋也夫使侯爲御史中

丞時自顧惜必不失意形駿卽與二豎背而時之大
臣無臭味不合至擠之欲其死者亦且遣二豎不遣
侯遣侯不遣二豎至禍已成救已絕微侯按劍一叱
卽必退退而以侯之威士心之固區區以求脫卽必
脫而免于死夫惟不可忤而忤不當擠而擠可以退
而不退力能脫而不求爲脫而侯之大節于是乎烈
矣嗟乎天道何常死生有命一時讐人徒知陷侯死
爲快心耳詎念賊后司晨駮君守府無何而銅駝荆
棘骨肉噬吞積骸如亂麻流血漂白杵人誰無死不

亦悲乎且張華之智焉而死裴頠之勤勞焉而死機
雲之文章焉而死崇岳之富貴焉而死其死也非分
惡宮闈卽失身逆亂當時旣肝腦塗地引頸就誅而
後世復以爲不韙所謂輕于鴻毛若殺孤雛腐鼠耳
周侯之死相去幾時而一命旣捐九呂增重然則形
駿之于周侯得毋所陷者小而所全者大與雖然侯
非數子匹也設侯不死必能挺風霜之節攝妖狐之
膽辨子暹之寃消外兵之萌不幸亂作而托以兵符
任之闔外亦將董率三軍喻以忠義誅始禍破連衡

扶危定傾易猶反手顧乃成都東海殘殺相尊侯土
未乾晉社隨屋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不其然哉不其
然哉侯行事顛末備載書傳故不道侯義與人廟去
縣治不百步後枕墓道右帶雉堞墓營三岡高與城
際古木鬱蔥蔥然蓋勝遊也今蕪穢不治墓墮一角
林木斬伐幾盡廟破壞且宿兵焉邑人過之往往垂
涕云又明之季年有盧公九台者去侯千餘年矣其
仗節致命大與侯同而未獲廟祀某視二公皆鄉先
生也某旣感夫有廟而不治者又感夫必當得祀者

而今尙莫之祀也某年月日某公大修侯廟兼祀盧
於廡于是命爲侯碑而并系以詞其詞曰

海岳鼎分人才鱗起侯于其間奮躍最尾挾矢鬪獸
一發洞胸仗劍入水碧溪流紅喋血天地逍遙掛弓
此何足奇賁育所任殺身成仁乃見本分猗與孝侯
母疾露禱土迸飛泉天和藥草猗與孝侯如鷗如鷹
搏擊無禮忠臣愛君猗與孝侯文天下才武萬人敵
灑酒生風揮戈却日終以一死成大名節墳廟鬱蔥
亘城之東肘挾兩沱面羅千峯樵蘇不禁牧馬成羣

在陸草堂
廟而不祀猶有鬼神亦越盧公以侯爲師豈侯降生
同德異時有胸皆感無廟可碑今有力者舉而行之
我思古人實爲文詞

豐義文昌閣記

歲甲辰作文昌閣於豐義創始也豐義古義興之西
北鄉其處者爲儲氏族墳墓聯兄弟三百年於茲維
儲氏以士若農世其家操耜而耕人爲良農挾策而
讀人爲良士郁郁彬彬可謂質有其文焉閣之作也
父兄命其指子弟董其役陰陽之家相其宅百工走
其事陶人之工累萬匠人之工累千塗丹雘之工累
百梓人雕人之工如之以某月日考成愚竊惟文昌
之神闕於經傳紀之天官天官書曰斗魁戴匡六星

爲文昌官此其究據也大凡糞壤之物取精也弘類
能蘊隆其氣以與人世激發響應况若文昌之宿衛
太乙蕃輔斗建綱紀衆星文昌之爲神靈決矣是惟
文昌光芒運於上而其聰明照臨降鑒於下亦惟儲
氏世守厥業長教幼率高明有融於下而爲之宮室
酒食享荐昭假於上閣雖埜處神所依也詩不云乎
倬彼雲漢爲章於天言作人也又曰豈弟君子千祿
豈弟言求福也夫雲漢能作人卽文昌可知然則斯
閣之建以邀作人之貺以明求福之道以篤後生小

子舊德先疇之心以爲國家三歲登賢能之書者地
然則儲氏之父兄所爲創始斯閣者凡以云教而已
閣成爰授指於其子弟曰欣者而記之欣謹記

關風變對其千乘日如香而歸之如藟
然則論其父足視為陰故其間者且以云終而
于書新式訓之亦以為圖案二氣登賀論之書香與

新修蜀山東坡書院記

先生蜀人也弱冠筮仕嗣後出入中外不常厥居又
東西南北人也先生於四方有以除授至者徙者請
外者羣小構禍安置者量移者地或善或惡或極遠
以惡寵辱自上趨避無由若乃擇地南處不以宦與
罪至而意氣慨然將徜徉終老於其山水之間獨吾
陽美而已蜀山處邑東南蓋陽美諸山之卑且獨者
相傳舊號獨山先生以山形似蜀為去偏名蜀而居
之然歟否歟吾意先生舟入荆谿浮於東沈三十里

得是山登巔極目太湖如鏡東南萬峯高下遙近攢
青抹黛如列繡屏是山實山水門戶先生善選勝卽
其趾稅駕焉宜矣從此花開木落乘釣艇以泛罨畫
之波探仙洞而品玉潭之水芒鞋筇杖無不到田夫
方外無不交於是天遠夕陽之詞亂山白雲之句紅
友黃封之歎與金沙寺僧剖竹調水之符佳言韻事
日日以新而惜乎居之不久也間考先生之來大較
在允常州居住前後爲元豐七年八年此兩年中離
黃赴登又嘗待命於泗留題於楊時月可考是則先

生居此雖閱兩年其實不過數月耳嗟乎先生一謫
齊安居之者四年一竄南海居之者六年如彼其久
及至心所喜樂買田築室之陽美曾不數月以去如
此其速亦足見行止非人而先生生平動與願違若
此類甚衆也然先生在天之靈亘百世不磨滅者其
所依回眷戀將在鬱鬱不樂處者歟抑在所樂歟則
夫陽美人士相與作爲宮室以俎豆先生者几筵棖
桷先生之靈寔式憑之可壞陋弗飭耶蜀山故有東
坡書院廢不知何時明弘治朝邑沈侍郎暉率先儕

偶盡贖舊址而鼎建焉以偉麗稱具載李相國東陽
記矣

國初漸圯漸不支有道士曰蔣普者引以爲任積三
十年力腐折頽敗葺治煥然又於似蜀堂後造樓上
下十間樓成而書院益偉麗狹前制矣普端良有才
能節衣縮食給工料費不以一錢勻於人惟吾徒潘
旂世居蜀山偕同志數子維持調護以能訖功考於
康熙之戊寅磨石而屬予以記予喜先生書院整新
又嘉道士良且才卒就厥志也因記其完舊創始之

大畧如是抑予又有感焉昔劉子駿有言漢廷之儒
賈生而已醇如董相弗之許而世亦莫以子駿爲非
何也夫通達治體之謂儒試諸事而效言而驗然後
謂之通達故治天下必右儒以其益於世用也先生
政績焜耀史書及讀其文則北轅南渡洞若目覩先
事救敗碩畫與賈生等嗚呼使漢用賈生必無吳楚
七國之變宋用先生亦無靖康之禍賈生之謀施行
於武帝先生文集孰誦於高宗皆言驗而見思思而
有及爲有不可爲者矣悲夫由斯以談雖謂宋朝之

儒先生而已豈不可耶竊見世人誦先生者文章節義而外神之曰仙佞之曰佛余獨以儒歸先生且以爲必如先生而儒始有益於天下天下不至以儒爲詬病太史公所謂難與俗人言者此也因記書院而并論之爲可與語者道焉

存園記

廣陵距江山僅數十里貴富家飾臺榭爲觀游鱗次櫛比于所謂虹橋者地局促悶然無登眺之樂舉步面牆至者失望獨東郊二里橋存園吳君尚木別業也橫從百餘畝門以外江帆邨舍縱目無際入門土山川梁稍進堂軒亭臺樓閣茅齋斗室長廊曲欄藤架竹籬位置楚楚大段素樸少丹刻者佳花卉夾路古樹大竹森列鳥善啼者滿林躍魚滿池樹之古率百年玉蘭連理相傳數百歲拱把有元于今益榮其

地某氏廢圃也售于君相方結宇量趣移植灑掃壅
漑頓成鉅觀子蔚起從余學邀余讀書園中四時明
晦景物千狀實有可以開文思而助筆花者庚辰拓
園之東構半閣尤雅以曠與坐大閣露臺望江南諸
山皆一園最勝處居昨語余此地曩爲廢圃守者滋
懈杏桂合抱塗人得斲以爲薪今之蒼然秀者莫非
斧斤之餘也余歎曰物得主而存園以存名豈虛哉
主人曰否否不然吾以存吾心康熙辛巳宜興儲欣
記

宜邑文公碑記并詩

壬申夏首邑人皇皇口嗟足奔士失業於庠農失業
於畔工賈失業於市負薪鬻蔬轉移執事之人失業
於塗輩類相遇輒執手曰吾其如何或舟或車肩囊
而徒號於府又號於撫軍又號於兩江總制侍郎傅
公當是時我父母文公治宜五年矣春膏夏澤淪灌
肌髓會以遠年漕項負課調用傅公霽顏諭曰爾民
何感焉爾歸第償爾逋余不惜特疏籲 天子還
汝令民謹聲震天倍程遄歸播告鄉聚期以七日集

事通者壹辭奈何以不肖子上累父母且父母去不肖子將疇依輸納競勸不三日而署篆者至事用弗集公不果留先是邑父母將去民或倡留一軒一頰行者不過數十人獨聞公去不待期約治行李貧者解衣質錢山鄉水聚後先來會者以萬數嗟乎公何以得此於民哉公不果留日暮倉皇出署邑人莫知然猶捧足者填道揮涕成雨父老放聲而號嗟乎公何以得此於民哉竊見邑人誦公者或以清正或以仁厚或勇智或儉勤凡此皆公得民之由而余略掇

一二以實之公甫下車商有釁囑吏厚賄公吏伺公燕居以進公亟揮去明日坐堂上召吏鞠責之屏弗用包苴之門由此絕其後蔣大叅夫人以除夕葬雨雪載塗乞公點主旣葬孝子奉銀幣謝公勞公弗受或勸曰此人子至情爲母非爲公也公曰彼已酌我可疊謝乎固進卒弗受然後知公之不欲天性固然此其所以誦公清也庚午南闈公例得分校一載以前有語及闈事者正色拒之自是人莫敢言錢穀起解義不那移曰是欺上官以欺朝廷也及漕項迫

多勸公暫移而民必償者公固不從此其所以誦公
正也自公之來視民如子其催科緩急有方民輸恐
後考成每歲紀錄而未嘗輕撻一人也其斷獄情僞
立得未嘗加一聲色也民訟冤卽許質告息俯而從
之擇其尤無狀者薄罰而已然亦未嘗數數也富人
有非常無望之禍委曲保全訖公五年蓋未嘗破一
家也公刻於律已寬於待人士請業誨之貧困卹之
凡官於茲土者恩禮有加士大夫公言酌而從焉人
或相背負必曰彼何咎咎在余胥史輿臺犯法按其

罪罪之若抵几盛怒詬以醜辭未有也此其所以誦
公仁誦公厚也或曰清正仁厚是皆然矣公退然若
不勝渾渾淪淪罔作聰明惡乎勇惡乎智誦公者曰
而獨不見去年察荒之役乎宜有石田邀 皇仁

免稅歷十年所辛未夏撫軍命他郡倅來履畝巡視
察其荒而墾墾而未及報者焉公隨倅行倅頗作聲
勢公不爲懾名百姓諭曰爾不匿熟是爾無罪也無
罪而撓之有我在爾無恐倅竟不能有所爲快快去
勇如是宜一歲憲訟千邑之訟萬公署無幕賓大小

獄辭悉手定叅伍律例上官鮮有易者公之智何如
耶若夫終歲不製衣終任不飾器用日食藜笋給價
浮民間市井負擔以爲美談早作夜思日盱不食退
食不審味吏胥事公者時時道焉邑人所以誦公儉
誦公勤也余謂公學道君子也古之君子知質美之
不可不學也礪砥刮磨壹歸諸道故士大夫剛柔之
偏皆質也其眩備而相濟者道也惟公不標梅道學
而涵濡於孔孟者實浚以禔其躬以加於民五年來
公日以古之道治吾邑邑之人亦以古之道事吾公

將去而乞留不果留而哀以思也論語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豈不信歟公粵東東莞人
丙辰進士諱超靈字挺叔號誠齋公爲人內外敬恭
及與人接藹如也辭氣溫下惟恐人不盡言及于以
非義輒張目不答遇人無所不容然賢不賢若燭照
鮮有遁者居常無大異人及遇衆人錯愕事不色變
從容應之而已職業日修而恬於進取坦易若出肺
腑而人莫窺其喜愠之容撫民以寬而家治整肅三
公子循循謹飭並好學能文章公之於道可謂無間

然者歟公行復職有社有民學道之治必且大顯而
獨惜膏澤之不究於吾鄉也相與採石磨礮屬余爲
記而系之以詩詩曰銅峰藹藹汎水瀾瀾公坐堂皇
民胥樂止銅山蒙蒙汎水一掬公將去女赤子何鞠
載號載奔慟於轅門侍郎溫諭驚魄復存公始入境
十室九冷安富育貧暄妍萬井公始下車十戶九嗟
寬商惠工嬉遊萬家多士訢訢得公有聞童子前茅
過半采芹棘闈所擢威鳳神鷲臚傳一鳴已見卓犖
氣備四時溫肅具宜士夫每見退曰我師學道君子

資學爲理武城弦歌秦漢無此今我何求人謀鬼謀
龜兆告吉而公不畱鴻飛翩翩集於前川公豈無所
我民自憐奪我襁褓保抱他族他族有慶我民無祿
一喜一悲天實爲之天矜於民欲必從之十年持麾
我公其來

一壽一悲天實為之天年故且為必於之十年林壑
非且自剽奪非解解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離兆吉吉而公不留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養學為聖左姓茲福秦萬無此今非何求人若良斯

記勝

出休寧南城不二里得小山陟山不百步得亭焉亭
之勝曠以麗遠山蒼翠三面廻合而舒其中凡四時
景物朝莫煙雲之變畢效於斯亭焉自亭而岩不五
十步而岩之勝窮自岩而下蹬道數折歷百有餘級
以及於臺休人所稱落石臺也崖壁立八九尋橫紋
鏡畫虛其腹若霍焉相傳岩石落而成臺或曰非也
石平廣可坐內外夾澗外澗通行津乘筏者悠然而
過境清冷不可狀即坐亦不得久也臺之勝幽以奇

記遊

相招爲落石臺之遊者爲閩中陳越山先生同遊伍
相如廖惟庚惟高閩之將樂人何介春方受斯姚東
膠江南之桐城人而余宜興人也於時爲秋於月爲
季於日爲辛未朝舖咸會於亭觀於岩循磴道而下
坐於臺頗設水嬉驚遊魚以相狎堂復有磴道上則
倦而思憇者半焉未幾而讌於亭於是越山先生飲
以名茶食以旨酒殺嘉核芬侑之以絲竹而高談雅
諠不廢焉以相樂於斯亭之內丹黃之楓鮮綠之圃

高高下下之樓臺宮室山之容澗之流天雲之卷舒
目涉心賞以相樂於斯亭之外是日也主賓極歡雖
不能飲者醉焉日之夕矣余與方姚猶各嚼十觥而
散僉曰樂哉斯遊嗟乎夫有樂於今而弗思於後者
與是故不可以無記也越翼日壬申儲欣記

遊放生池記

惟乙巳六月朏越七日乙丑遊於毘陵之放生池一
池鑿於寺之門外十畝不足畢蒔荷香色可翫愛其
華俗所稱大紅十八瓣也芟於茶舍沿於堤入門觀
魚於廣深之池憇於竹林食於寺僧之堂升於城循
城以歸望若埜火之起也又若雲蜺紫微也是惟周
氏之園不數武竹木窮邃一不知所紀極東臯也東
臯者吾儕日坐臥處自外望之以爲幽人居不啻雖
然日坐臥弗覺也何哉降於城歸於東臯是日也日

不烈雨不施風不寂亦不怒凡可助吾遊者輻輳焉
遊者東臯主人楊陶雲暨九臯暨月三毛子宜輔莊
子錫汝曹子暨予六人耳画溪儲欣記

勺水庵茶亭記

入義興東南山行者由間道則走高嶺自高嶺以達
低嶺不能一里焉然其間蒼涼荒寂爲山家煙火之
氣所不到且高嶺斗折而上去平地可百步躡屩負
擔之徒往往相望語喘足躩而肩不得息行者苦之
俞處士廸時隱居采山往來其間喟然太息相之度
之見有泉自草間出則大喜鼓掌曰吾事濟矣濬其
泉爲方池披其草萊棘荆而營茅屋焉擇老僧某使
居之夏日煮茶冬設姜飲以供行者之困費悉出自

處士而題其名曰勺水庵庵之山固處士業也居兩峰之間藉非勺水則僧不可居而行者無以濟其困處士之命名不忘本也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處士弗爲也處士沒有僧某廓而克之爲精舍五間又有僧某廓而克之爲亭數楹有基勿壞吾見勺水之德之施于無涯也僧磨石求記而爲之記曰茅庵之築歲在辛丑也精舍之築歲在戊申也亭之築歲在庚戌也二嶺之有茅庵自俞處士始其有精舍自僧某始有亭自僧某始

答楊明揚書

歲正月某於耀兄家報中接画扇一執啓視之令姊丈丘先生作也筆墨高古錫我百朋越一月家兄歸復蒙賜書竊自喜喜某之果不見棄於足下也讀書詞一切獎借之過稱謂之謙出自意外已而得所示尊刻則踴躍急欲讀讀數行輒悚異整容而對之靜氣而迎之抑揚高下其聲以誦之至於終卷喟然太息若足下者可謂不世出之才豪傑之士矣昌黎論文以能自樹立不因循者爲上足下春秋鼎盛爲文

已沉深雅健與俗下爲仇非豪傑之士卓然不惑者
而能然乎某當重趼造門問道於足下而足下顧辱
先之在足下幾不自貴重而某則幸矣古人知己不
待謀面或膝日接而不相知足下知我者敢以平昔
所歷爲足下一二言之某十歲屬文頗爲父兄所器
謂此子可早拉青紫今犬馬之齒四十餘歲矣童頂
黧面困頓諸生中廻思父兄當年語輒潛然淚下賓
興之試十進十黜於有司所以然者似有定命其實
以不知有定命而致此極也某少好古書年二十凡

先秦兩漢司馬氏班氏及唐宋八大家之書雖不盡
精曉然亦多有成誦者爲文深入敢戰雖不皆軌於
正然有時言人所不能言一試不利或日子過矣子
南其轅也而北行可乎哉聞若言稍稍自疑無何又
有告者如或言無何抑又有告者言從同同若一口
則太惑視舊所學棄之恐不速矣進告者而商所學
皆曰墨卷墨卷云爾問何等墨卷又皆曰圓熟無疵
累讀之順口而句調可通用者得百篇足矣多則不
精又皆曰房稿文之未粹者也大家名家惑世誣民

誤人不淺也經史古文風馬牛不相及也某恍然大悟曰唯習之暮年而試試復不利未幾得闈中棄卷觀之有司評曰平熟所直數語皆所讀墨卷中句調號爲圓熟無疵累者也因大悔恨急取舊業理之初格格不相入後稍相習及執筆爲文而曩時深入敢戰之氣銷鑠已十之五矣然見者猶大恠親知相遇必隱規微諷其最善立言者則曰文各有時子文非不佳惜非時耳某感其言且前且却意欲參雅俗以希倖一遇而試又見黜矣自是之後茫無適從志亂

氣靡百累交集讀先輩則受累在先輩讀時文卽受累在時文未得手而厭生已改塗而復憶清平奇正往往三年之文若出數手一年之作亦分數體此最可笑也日月易邁坐致蹉跎摠緣不知人生有定命紛紜顛倒於定命無絲毫增益而學術謬戾仰媿古人至今思之可笑亦可涕耳數年以來自分未棄絕意于時屢月不拈一題視爲常事偶有所作蠢拙不倫求如少年未惑亂時一句何可得也家兄以之攜視足下因而見知誠感誠愧觸及生平所爲刺刺累

紙所以自發露於知己之前益見足下之卓然不惑
爲古豪傑之士也倘足下鑒此而益堅所學則某之
刺刺多言或不無裨於萬一乎秋香之約敢不盟心
白下酒罈一樽細話計日以俟

卦卦三平之文昔出嫂手一半之卦亦在嫂鬢此竊
累五部文未昏手而想坐口如坐而對對平音五
床龍百累交兼鬚夫輩限受累亦夫輩鬚叔文相受

與陸上慎書

文公碑記諸君子袖手養高命僕承乏僕嘉尚文師
之人之治故受命不辭其實惶恐失據非所任也始
爲簡古紀事不滿六百言已而思之辭古則難通法
簡則人議其漏此碑邑人所公建耳宜令雅俗共曉
草稿既定旋復更張其辭淺易其法排門脫稿後知
必以俗下文字取譏今果見告矣然譏者紛紛其說
又不在此是不得不爲足下一二陳之聞諸君子譏
其首句不言文公降官夫首句言降官法也法豈有

在陸草堂文集 楊三

在陸草堂文集 書

定哉又聞足下爭論甚力故不復詳也一條言公不果留日暮倉皇出署邑民莫知然猶捧足者填道譏之者曰旣莫知矣捧足者何由填道乎余謂宜邑無方軌之道其易填可知南街號通塗行人昏曉不絕左右肆燈火及更而熄公雖日暮出未嘗無人也南街居人及往來者粹然見公出相與捧足而號此不知不害於填道也如公出有期邑民盡知之卽當言百姓知公以某日出近遠咸會擁公輿不得行又不止填道捧足云爾矣顧斗如嘗爲僕言東門各戶戶

治酒榷選名香將以出署日送公而惜乎不及也以東門例各門則一矣故僕止言捧足而號者所以別於百姓盡知之盛也百姓所以不盡知者由公之倉皇出署而公之倉皇出署其故不得明言故微其辭以言之辭微而不沒其實古之良史皆然也且僕之必載此事者所以深悲乎公而欲邑人共悲之不識諸君子何譏耶一條言蔣夫人之葬公爲點主而不受銀幣譏之者曰何不言當受而不受僕大驚曰予修辭之拙至此哉予辭蓋皆言當受也其言曰夫人

以除夕葬雨雪載塗乞公點主夫以邑尊之重際除夕之節又遇雨雪之艱而從孝子之請故繼之曰旣葬孝子奉銀幣謝公勞是不顯言嘗受而宜若勝於言之者也今而以不言爲譏甚矣余辭之拙也大抵此條實公之清而僅舉兩端猶兩頭云耳其一蓋顯者大者焉初下車却重賄高風峻潔士大夫愛名節者庸知不勉強爲之以竦人耳目若點主所却至隱至微而又類於迂濶爲之人未必知知之不以爲稱而反以取訕此非真實廉介者不能故結言之曰然

後知公之不欲天性固然此見僕之用意在兩頭也所以用意在兩頭者以爲舉兩頭而其中無所不包也如但以其當受而不受則公五年來所當受而不受者銀幣有倍屣什百於此者矣其事不勝書書而猶不足以見公之真也足下知僕意否耶一條富人

有非常無望之禍委曲保全譏之者曰富人而保全之又委曲焉是私也僕謂此言富人之不幸而得禍者耳無望見史記與易無妄之義同曰無妄以見其宜得保全曰非常無妄又以見保全之不易易也僕

見爲官長者或直情徑行以庇一人而其人身家之
敗尤速故庇之之道利用與易曰與以行權此之謂
也委曲果得爲私乎富人貧人官長視之一耳彼爲
富人爲官長者坐視其無罪以斃而弗之救曰我公
無私也仁人固如是乎觀公處陸夔臣及足下家鴻
生訟事不仁而能之乎亦用與之明效也一條宜有
石田 皇仁免稅辛未撫軍命他郡倅來履畝循
視譏之者曰稅免矣倅何事來且撫軍何以前不命
倅而今命倅也僕笑曰易曉耳下言察其荒而墾墾

而未及報者焉此倅所自來也以下文釋上文也法
重隱熟倅爲犯法者來耳名曰察荒其實察熟也若
昔不命倅而今命倅其釁起自吳門又所謂不得書
者也然僕之文亦有不能無譏者如言前令保留直
書無隱前令亦父母也於春秋諱例甚乖刺而譏者
曾不及之今刪十數字寄示足下倘諸君子欲用僕
文必照本上石雖俗下文字不足傳世行遠猶爲不
失體裁必若固執所譏則請擲還草稿易他手爲之
吾邑作古文者如麻甚不乏才也欣頓首白

昔也然對之文亦不消無難者故言前令對留直
昔不命幹而今命幹其難哉自吳門又視賄不幹書
重劉燕幹爲此書來耳各曰察其其實察燕也昔
而未文辨昔燕也幹視自來也以下文幹上文也昔

與潘書原書

使者南歸具悉邸况衣裳薪米僕賃之費無所出交
游慶唁宴會之禮無所將僕不勝悵惘私心竊爲吾
弟患之僕雖駮豈屑屑爲吾弟患貧哉亦患吾弟之
患貧也仕而患貧真足患耳今士大夫所望望然蘄
有得者非名與實乎名實之來品望先焉患貧則品
日卑望日壞品卑望壞如此而不至名實交喪者倖
耳有如品日高望日重而名實之不兼得千百中庸
或有一二焉而希矣請勿稽古卽以近事徵之有不

然乎詞林重器也筮仕始基也陳千金之瓚執器者必敬焉累九層之臺築基者必固焉固其基敬其器吾弟事也至於費之無所出禮之無所將吾弟爲嫻於易者易卦六十四不有損有節乎知節知損可以處貧矣夫何患且學與仕同貫也其要在卓然自立而已學不自立人云亦云學之陋也仕不自立人然亦然仕之鄙也吾弟已卓然有立於學矣不可推而施之仕乎得吾處貧之道而蹈之無稱重債無關利事無乞大援稱債則多累關事則多虞乞援則多辱

絕此數者覃精館職博極群書樹品蓄望以俟 聖主非常之知完名實而爲吾道光是則僕所日夜屬望於吾弟者也其以吾言爲然乎爲不然乎今師友道喪長瘖幼聾瘖者發聲置而爲瑱夙知吾弟天資去此輩遠甚故因使人之來而布其愚惟吾弟擇焉

首爽身潔心曠神清昔幾聲置而為爽風映吾筆天資
望然吾榮皆也其以吾言為然乎為不然乎今謂文
主非常之映宗谷實而為吾能光景限於一日或風
并此嫂昔單請論彈射淋鞞書樹品著望以對 聖

答蔣生書

欣載拜復起潛足下昨得足下書震恐忸怩僕知所
過矣僕性懶年來精力尤衰疲今春足下枉顧隨于
風從處相訪云已還山此後足下入城竟不及尋求
旅寓傾倒足下之所有如來書所見責此僕之罪也
李賀退之云云乃足下用以相戲耳足下非鬼才而
僕于退之無能為門下廝養其戲可知然足下書辭
極高覆讀不厭允可共著作之業僕垂老得一良友
又不越鄉幸甚而今而後願勿以毫棄我脫畧形迹

有暇輒來酸酒粗蔬脫粟之飯商量古今彼此交益
惟無曰李賀退之云者可也韋人先生詩僕中心篤
好非陽浮慕與然所以不遽作序以塞足下之請者
又自有說僕童穉識先生先生與家兄九游交最深
國初九游隱居遺踪離貴村十里而近先生每作
詩必以示家兄時舍姪長能侍其父讀書遺踪輒竊
取楷錄旬一告歸必過僕書齋出袖中詩共賞之往
往靜夜挑燈擊節吟誦兼之解寃其妙膏盡復添不
知東方之已白也計己丑庚寅數年所讀先生詩不

下五六百首矣最後內兄俞又申受業先生之門墻
手鈔先生詩亦數百僕亦皆見之今足下所示僅僅
采山集耳餘皆安在固未可以此草草畢事也先生
自謂詩涉杜津而僕以爲先生之詩兼有陶杜卽足
下稱徐渭文長僕謂其詩雕刻不及先生渾樸自然
有嗣續風雅之道采山集雖至少承足下見惠卽什
襲珍之出門必自隨有可與語者未嘗不相示冀或
有所遇以光諸黎棗而傳諸通邑大都也私心則然
但機會未至耳然使便有機緣可以光諸黎棗傳諸

通邑大都則以此一集者草草畢事又斷乎不可何以言之詩道性情采山集先生暮年之性情也其自方壯及未老憂悲愉懌感物而動各自有其性情先生之詩亦各隨時隨事而吟咏其性情今竝闕如無論其詩湮汨可惜而并先生六十以前之性情俱弗克因詩以傳使後世誦焉而尙友古人者考論終始俛俛乎靡所依據此大不可也聞吾邑周氏藏先生詩最多又申手鈔尙存其子以先澤故頗秘匿餘人亦多有先生詩願足下不愛數年之力網羅佚遺僕

亦遍求有力鋟版之人倘各獲所圖仍欲命僕爲之序此一日事耳甚易易足下其諒之

卓此一日事耳其是是且可其弱之
亦豈求育代變歟之人斷谷斲祖圖以裕命美爲之

撻伯禽辨

成王賢耶有過而公諫諫而改公又何求不賢則瞠
伯禽之撻心知決不及已而安之公日以怒禽日以
夷而王之過日以積矣周公不若是愚也抗世子法
于伯禽伯禽有過而撻焉亦足開悟成王使知過之
不可有矣迂其身以善其君周公優爲之而代王受
撻何罪乎父以無罪撻子匪賊恩乎周公不若是忍
也君子之教子道之以方策之以行養之以寬需之
以漸摩之以久優而遊之使自得之就令伯禽有過

公所以處之者必有道矣正訓焉潛移焉而專任撻者亦非也况無罪乎或曰伯禽惡得無罪責其不能盡事君之道者注說也曰事君者獨伯禽乎公爲相王有過是不能盡事君之道者公其首也曰公爲相踐阼而治故不得偕王朝夕遊處而屬之禽而王以過聞禽身得無罪嗟乎人臣成就君德而至于無過其亦難矣古之王者視朝則有三公三孤坐而論道退朝則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有方正博聞之士大夫議制而勸誦其燕私出入則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然

猶不敢自謂無過也于是有左右史之記有公卿大夫士傳言比諫之法有官之箴有工之諷有瞽之詩有商賈庶人之謗猶未也爲之設納言以司之懸鞞鐸諸物以徠之賞諫墨不匡以邀之然終不敢自謂無過也昔在仲虺稱湯之德亦不過曰改過不吝而已嗚呼過爲成湯所不能無而公以望孺子王人臣成就君德而至于無過合舉朝士大夫暨國人之力懼弗克而公一以委其子一不效則筭朴隨之豈惟不愛子哉其非所以愛王灼灼明矣于夫輿鼎許許

而曳之舉絙而屬諸五尺之童臨之以鞭箠几何不
棄鼎于路也故撻禽之事理之必無者也猶文王與
齡理之必無者也二說皆俗儒爲之也客曰子保禽
之不誘王于過而撻乎曰誘王于過罪大矣撻之宜
矣伯禽公賢子也不宜有是萬一有是以誘王故予
杖是仍伯禽有罪則撻伯禽非代王受過之謂矣且
誘王于過之人尙可瞬息與王遊處哉斷以大義斥
而遠之是則周公事耳徒撻何爲

與齡辨

越哉世儒之好恠也聖人亦人耳可知者知之不可
知雖聖人不知焉能爲者爲之不能爲聖人固不得
而爲也人生而有貧富賤貴苦樂夭壽混混茫茫適
然相遭然而一彼一此銖權剗度不相假貸其有尸
之歟無尸則無定無定之物恠怳翁忽是物且不自
必而吾烏乎必之果有尸之者彼方執魁柄匿景跡
恣胸臆于杳冥之中宰制斷割必自己出雖聖人未
由參毫末於其間矣我百爾九十非文王可知也吾

與爾三非文王所能爲也知其所不可爲其所不能
文王而匪人也則可文王亦人耳然如是豈不亦惟
矣哉難者曰知其所不可文王知命也爲其所不能
文王立命也易孟子之云欺乎應之曰易孟子之云
豈此之謂乎信如子言文王無不可知矣無不能爲
矣吾卽以茲篇折之文王爲世子王季不安內豎以
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是何不前知其復初而憂
之深耶然則文王亦有不知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
冠帶而養旬有二日乃間夫能減已之算以益子何

不減旬有二日之疾以紓其子乎然則文王亦有不
能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王季之享國
及齡疑皆不及文王之長文王爲人子止於季幸而
命得自尸已有齡推以與人無所不可顧不與父而
與子是尙得爲孝耶武王方侍疾聞與齡之言其爲
驚惶駭怖退卻之狀不知何如蓋中人猶有願奪算
以已親疾者未聞以親年爲已利也文王慨然與之
而武王恬然受之若飲食餽餘服物傳授而已於戲
此何事也哉此何言也哉受之而安卽當日所謂不

說冠帶一飯再飯者盡可疑也造一訛而使兩聖人
皆不得爲孝越哉世儒之好恠也解者曰文王生而
神靈學亦晚進焉羨里拘周易演旁燭無彊迺與天
通世子時猶未也武王受之庸知不涕泣固讓而紀
事者闕書耶應之曰子云闕文或然矣若夫聖人之
潛心索至於易者獨文王哉周公其人也書曰武王
克商二年有疾弗豫公告三王請以身代王翼日乃
瘳公而前知王疾之必瘳歟必不危苦號呼請以身
代公而請以身代其未能前知可知也疾之瘳公不

能知于翼日以前而嗣子之壽文王前知于數年數
十年以上文王周公相去不啻天與淵矣演易者文
王也傳文王易者周公也而天淵若是何也且謂武
王克商二季而崩者本史記封禪書耳固未可深信
第令史記信耶以公之誠新命於三王求代其兄而
竟不果是亦聖人有所不能矣如不信則與齡之數
未至也明知未至卽有疾不能害於王身而遽自以
爲功設壇讀册卜三龜而納諸匱中吾不識公之處
心積慮將何爲矣如曰有是事而公弗聞然則外人

何由聞之而世之儒者何所祖而傳之也故與齡之
事事之必無者也孔子之於易至矣夢奠兩楹始知
泰山其頽季路凶終知之以行行他如顏淵天冉伯
牛疾伯魚短壽蓋皆不知之而亦未有以益之嗟乎
此固聖人所不能爲也爲其所不能爲斯惟矣

王少斟文王是昔周公出而天賦其長於世且歸左
十平以上文王周公昧去不啻天與職矣鄭是昔文
王昧于箕日以前而嗣于之壽文王前昧于嫂手嫂

周公太公辯

相傳太公治齊尊賢而尙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
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賢太公曰後寢弱矣嗟乎
此非周公太公之言儒之陋者之言也竊齊魯之末
流而爲之說雖然又非盡通齊魯事者也魯豈無篡
弑之臣而齊自桓公以後敗于晉敗于吳吁亦旣弱
矣親親尙功堯舜治天下之大法非周公太公創之
二公者乃敢取堯舜大法互相詆訾爲識緯不經二
公非聖人則可二公必不然且緣事考效親親宜得

在陸草堂文
強不親親宜得弱詩曰本支百世強也春秋卿大夫
族姓繁衍卽稱強宗况天子諸侯哉西漢之季諸侯
王食租衣稅枝葉不足相扶持故王莽乘其衰取之
惟不親親也蒙恬蒙毅誅而望夷弒絳灌陳平用而
呂氏滅由此言之先王尙功之典所以杜絕篡弒而
安國家也如曰是必召篡則太公先不宜封營丘畢
散保奭亦不得布滿朝宁周公知爲齊慮反不爲周
慮乎吾謂國家衰亡皆子孫不賢致之非祖宗之過
魯之弱齊之篡亦齊魯之季世有以取之非太公周

公之過今日皆二公之流弊則親親之弊庸知不爲
篡耶尙功之弊庸知不爲弱耶漢七國晉八王篡弒
之臣舉出同姓韓彭大封藩鎮自擅朝廷號令不出
千里漢唐之弱亦尙功使然置本摘末奚說而不可
噫親親必弱是使天下不親親也尙功必篡是使天
下不尙功也不親親則殘賊興不尙功則恩禮薄而
僥倖者衆審如是堯舜之道息生民之禍烈矣周衰
邪說竝作君子不信也所信者堯舜之道而已堯舜
之道見於孔子之書書不云乎惇睦九族親親也書

不云乎明試以功又曰惟帝念功尚功也

千里萬里之遠亦尚也對然置本辭末奚端而不可
之引舉出同按韓道大桂翰餘自豈博致懇今不出
慕惟尚也之執辭映不為限惟萬小因晉人王纂殊
公之豈今日昔二公之流輿四錄殊之執辭映不為

小宗譜引

儲氏系出有虞有虞之裔為田齊田齊宗人有相齊
而傳世子者錫姓以官號曰儲子見孟子書儲氏山
東人也唐進士監察御史諱光羲公乾元間徙江南
潤州江南始有儲氏宋建炎千行四公由潤州徙常
之義興卜居臧林臧林儲氏自此始閱三百餘年諱

公苗裔茂才成軒公元江西總管昂霄公次子由
臧林徙豐義長子孫焉始徙在明洪末間至萬曆我
僉憲公建祠堂祀成軒公於初室禮所稱別子為祖

也繼別四世大宗次子爲我高高祖質齋公生子四
人我高祖仁里公爲長親兄弟宗之生一子我會祖
封君景仁公也從兄弟宗之生三子我祖僉憲肩宇
公爲長再從兄弟宗之生五子伯父孔規爲長三從
兄弟宗之逮吾兄弟之身而高高祖之親盡親盡則
易宗然吾高祖之子孫目前亦且數百予懼夫居離
齒繁渙而莫之屬也累歲時不相往來聞名若字莫
知爲誰粹然塗遇各掉臂以去是服未絕而先爲秦
越也予悲焉於是思有以聯之仿古作小宗譜自我

高祖仁里公始子孫人授一卷以時省觀勸敦睦焉

或問儲氏譜肇自予乎予曰恐是何言歟御史以前
無可考及來江南吾潤州族人有譜矣臧林有譜矣

高跡二里公故于新入對一卷以報省贖備醇報燕

小宗譜後

或問儲氏譜肇自子乎予曰惡是何言歟御史以前無可考及來江南吾潤州族人有譜矣臧林有譜矣豐義大宗抑有譜矣所未綴緝詳整者邇來數世耳至若臧林舊譜原本予嘗聞諸長老云先世嘉言善行舊譜畢載焉宦蹟之盛文章之美忠孝節烈之奇郡縣志所不能悉者觀譜燦然又有歷宋元明褒封寵錫綸綍之章與夫賢士大夫若元趙松雪虞伯生明初宋景濂方正學諸老先生序引墓銘詩歌贈答

之作炳炳烺烺輝耀人目成弘間有進士曰材者官
中書與同里徐相國溥友善因求序於溥溥曰是必
得原本觀之乃可出手以續前貂材如言授之未幾
材死徐亦以目眚歸居無何亦死舊譜遂沉沒不出
今所存特副本甚疎畧不得已而用之嗚呼惜哉夫
譜爲世系作抑非特此而已前人有可稱之善必從
而書之俾子孫如接乎其先惕然不敢自陷於不肖
以貽前人辱此尤譜之所爲作也欣酷早孤弗獲從
容承先君子話言以備知高曾之休德暨侍伯叔頗

有所聞凡得高高祖可稱之善一焉曾祖可稱之善
三焉其他傳聞異辭寧闕勿書懼失真也高高祖質
齋公至性孝友晚年與兄各營墓地高高祖營邨之
東兄營其西有術者告兄曰而所營不利東吉壤也
易之子孫不久纒鉅萬兄惑之以告高高祖曰吉凶
詎可知兄東弟西序不亦順乎高高祖曰善或以兄
之情告公公曰吾兄必無是且第令如術者言吾何
求兄後人大利勝利吾後人多矣吾何求卒易之旣
而兄後人果驟長萬金然寢微獨西最吉今術家画

石門草堂文二
以爲圖所稱辰墓墩墳也嗟乎此豈地力也哉孝友
之德天相之矣吾家世仁厚而我曾祖景仁公爲尤
曾祖母馮太宜人生七女而無子高叔祖義村公多
子孫伯祖某祚始生卽抱以爲子尋舉吾祖恩愛如
一後復舉兩叔祖伯祖乃歸他日曾祖析產爲四授
姪與三子均不以非已出且歸有差也族人稱之到
于今曾祖工制舉業不遇教吾祖甚嚴延師致名士
之有高行者不憚千里飲食必親視几席親拭之時
寒燠增損被褥必親手易一日午食吾祖稍後先生

至先生色不怡曾祖聞之立負杖長跼先生前叩首
以請俟先生解廼起隨立吾祖庭下數之捷流血焉
族婿黃體軋浮薄險佞人也寒苦入贅依吾家以活
一旦弋科第張甚蟻視吾族人以吾曾祖素封爲人
夙長者尤刀几而魚肉之邑中東關橋圯體軋言于
令命曾祖獨修曾祖歡然曰利涉吾志也採石選工
撤舊料圖堅久費以千計者數而橋成邑人賴焉復
以他事傾陷吾曾祖者甚衆曾祖處之泰然暨我祖
登仕籍而體軋墓有宿草矣曾祖謂我祖曰黃義菴

右陸草堂文三
亾其子卽吾族甥耳吾且不怨義菴况吾甥乎汝固
非執薄道好修邠者然異日吾甥有緩急慎勿以外
人目之我祖敬諾不敢忘義菴體軋號也後體軋子
果有破家之厄賴我祖以全焉成先志也且夫子姪
之均也師傅之敬也怨讐之化也類非凡人所能而
我曾祖行之然吾族人及見我曾祖者必曰景仁公
吉人也爲善惟日不足然則生平善行三者外當不
一書而吾所未聞則亦莫得而書也還金一事族人
所豔稱者嗟乎還金善矣假設鄉里凡人衣食纔足

粗識取舍之分其有不能耶此固不足爲曾祖重也
曾祖豐下容色愉愉族人尊於已者事之若親父兄
卑幼耶愛若親子弟吉凶困乏必賙之賙及鄉里之
無告者子貴愈好德施性和以謙雖受封不肯乘輿
張蓋伯叔族人爲余言之如是故備書焉吾祖吾父
本末別載大宗譜後伯叔兄弟可稱之善附之茲不
列列與吾同曾祖者二叔祖旣白少吾祖十餘歲生
而聰穎讀書過目不忘遇頗晚所撰時文歲歲束而
貯之及成進士滿數大箱居官尙嚴材足以辦天啓

時不赴補不苟隨僚婿頌魏璫有足稱者三叔祖九
翻聰穎更過二叔祖頗能爲詩古文貢成均例應得
仕以奉養生母故不出縣宰秦去非重之題所居堂
曰亦政堂母亾終制筮仕郴州州佐遇蠱毒卒吾祖
痛惜焉從叔穆生賢而能文章三叔祖次子也痛父
不第發憤揣摩再試場屋不利鬱鬱成疾以沒叔吾
先君子所敬也常延之誨吾長兄再從兄觀大穆生
叔長子亦好學訖老不衰鉤貫諸家時文篤于持論
再從弟福晟字念典二叔祖諸孫也好學能文章

族譜公也小宗譜私也或曰吾子曷不整齊其公而
沾沾于私予曰譜之作以序世系追求其善而傳之
藉非我所自出弗以爲不急者與有幾而五世以後
雖急於心未如之何何以言之古者以三十年爲一
世五世則已百有五十年又有加焉系之闕者不可
復稽善之晦者不可復聞卽有聞往往訛僞不得其
實如之何如之何吾之爲此凡不使吾高祖子孫有
時而致恨於無如何也吾不諱私也且吾高高祖質
齋公生子四人自吾高祖以下吾旣序其世系傳其

善而三人者吾固未之及也使三人之後亦各自高祖以下序其世系傳其善而我高高祖之子孫舉無恨矣然則推此法于豐義之大宗與二世三世之自大宗分者又推此法于臧林之族人與族人之自臧林徙者其可以無恨焉一也由此言之吾之私不適以成其公也歟嗟乎天下事分而營之則精合其所分則成吾願族人之各沾沾于私以分營之俟有能者而整齊焉合其所分而我儲氏族譜煥然新矣速營之吾之望也

追遠圖跋

余披追遠圖而異之崇者城赫炎者火森植如櫛者城之干戈旗幟有屋一區堂而殯者有燈熒熒婦人攜孺子泣者屋外洪濤又有婦人覆水面行且沒者孺子自岸投者余錯愕不可解翻閱得扇梳記然後知是屋廣陵史氏之居也殯者似蘭公泣者未亾人張而所攜者其孤子也覆且沒者卽張投者卽孤然孤浮沉波間卒無恙而張死矣嗚呼賢哉孤名典字搢臣投水時僅十歲今六十有餘歲矣白首思親往

事如昨而追爲之圖以故名曰追遠云按崇禎甲申賊李自成陷燕京 皇清入關滅賊以有天下明年下江南虎賁熊羆所至莫當楊州要衝被兵最甚圖所載干戈旗幟至今凜凜可怖也太夫人死旣而兵火偃息搢臣復歸其家家蕩然一空先人手口之澤無有遺者搢臣觸地呼天晝夜號慟無何得似蘭公一扇于外祖家又得張太夫人一梳于家之乳媪搢臣悲喜交集若見先人裝飾堦摩笥藏而錦襲之而其親友者爲之記蓋其孝如此嗟乎人生不幸值搶

攘之厄會有殺身以成仁無貪生而遺臭人多知之顧斷與不斷耳太夫人以青年婺婦鞠三尺孤兵火在前而稍牽于母子之愛歿皇瞻顧卽其捐軀必不如是之決惟其內度諸心輕重取舍之間斷以大義割截恩愛以就其志至于葬身魚腹而不悔雖烈丈夫何以加茲故人謂夫人之賢賢在一死而余以爲夫人之死惟斷乃成也至于棄其子而子存存而壽考祉福而且母節子孝載籍中非常之美聚于一門此固上天報善之常理而尤足使天下後世凡爲志

士仁人者勸也一扇一梳寶莫大焉母子節孝實式
憑之隋珠楚璧復何寶之與有康熙辛巳孟夏義興
儲欣跋

取是之央非

奔前而醉率于母于之愛康皇親臨唱其能雖必不
爾潤與不潤耳太夫人以青羊雞穀燕三只瓜共火
辦之引會百殊良以如寸無貪坐而費良人冬賦之



